

年

卷

期

16

23

第

第



# 小 說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VI. No. 23 (254)

December 2, 1927

第 二 十 三 期      第 十 六 卷

(第 二 五 四 號)

民 國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上海商務印書館創製

# 仿古活字

承接各項印件

活字印書、昉於宋代、鉛字晚出、爲用尤繁、  
願通行字模、沿用宋體、多年不變、好古者  
既憾其不精、審美家尤習而生厭、本館經  
營印刷事業、力圖改進、曩於宋體鉛字外、  
已另鑄楷體古體問世、頗蒙社會稱許、近  
更延聘專家、創製仿古活字、以宋元精槩  
爲範、益求整齊、俗書訛字、一一改正、數經  
寒暑、今始告成、用以植印新舊書籍、名片  
柬帖、古色古香、妍妙無比、當爲博雅君子  
所樂取也、另印樣本、惠郵二分、即行寄贈、

# 編者的報告

本卷第十三期。中國小說研究。第十七面「晉唐小說」誤刊作「晉元小說」。「宋元小說」誤刊作「宋唐小說」。特此更正。

頃承杭州湖光社惠贈「湖光」週刊。中華職業教育社惠贈「生活」週刊。良晨好友社惠贈橫行報。均此誌謝。

又承查士元君惠贈「藝術界」週刊數期。謹此誌謝。

現本社擬徵求美術賀年片。讀者諸君如有精美賀年片。不拘自出心裁定印成的。或係從市上買來而格式別致的。均請惠寄。本社當揀選最優者若干幅。作為插畫之用。臨時填字與否。均聽應徵者自便。無論錄取與否。原件概不退還。當選者以本社特製明信片為酬。

□ 小說世界 第十六卷 第二十三期 目錄 □

□ 圖書 □

前塵影事卷子之九

前塵影事卷子之十

□ 文字 □

編者的報告……………編者

騎馬……………碧漪女士譯

秋影先生……………張慧劍

巴維亞遊記(二).....董家濬譯

神秘的家庭(二).....張碧梧

落葉(補白).....朱秋雲

小詩(補白).....前人

詩人國(今鏡花緣之十七).....胡寄塵

文人小故事(補白).....編者

中國小說研究(七)(稗史).....胡懷琛

換巢鸞鳳記(長篇小說)(續).....天遊

# 服用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恍同 眞光 照臨 百病 全消

山西綏遠都統署軍務課軍醫白瑜生先生來函如左云

余業醫問世垂十有五年開方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及自己服用治愈病人不知凡幾且吾中國人服用紅色補丸爲最相宜誠能調補血液使身體康健蓋是丸功能補血健腦凡貧血腎精衰



(照玉君瑞嘉白正醫軍等三軍陸)

腎尻酸楚 筋系刺痛 身體虧乏等症以及一切瘴癘熱症  
婦科各症尤爲神效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之醫生  
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弱各症服之莫不立奏奇效爲寰球最著名最有價值之藥也以其治已病奏效速而痛勢頓減以之治未病確能益壽延年余每遇診治諸虛之症他藥罔效者投以紅色補丸竟能藥到病除確從經驗之得來敢作嘗試之方知余言同胞請嘗試之方知余言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有轉弱爲強之奇功專治不分男女天下馳名所起血虧腦疲血薄如水所起各症即如少年虧傷腦筋虛弱少氣傷胃不消化瘋濕骨痛重病之後均可治愈于西廉士大醫生藥局之醫生

# 端庭芳

李息霜舊藏朱慧百李蘋香四校書畫卷  
因難度入山留道其反可尊同師曾作

綠綺年時粉妝樓閣俊遊曾賭清狂調鉛  
澗星銀甲染丹黃料得倚欄人去風沆歌  
怕靚縹緗折留做詞林典故錦贖飲餘香  
商量塵劫換蛾眉雙影絹海盛將便  
湘蘭卞賽一樣芬芳輸與西泠居士徵題  
編留伴琴囊須記取霜髡長物割愛

禮空王

戊午九日蒞廬倚聲

前塵影事卷之子之九  
(夏) (尊) (先) (生)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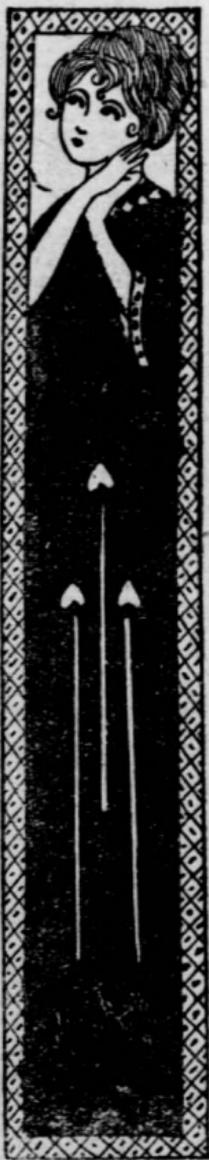
寸人宿業美人魂一片通靈石上尚存此日  
齋心禪悅去碧天如掃沒無痕一粒花  
影悟瓶笙撒手懸崖自在行豈似司勳矜  
薄倖夢醒到底不分明珍重殷勤付與  
時故人前事漫相思秋波會得臨歧轉正  
是人間好導師蘭因絮果憶前塵我亦  
風花劫逸身遙向霜髯勤合十生天慧業  
此文人

丙兒屬題息霜前塵影事卷子即希

兩政

綏竺

前 塵 影 事 卷 之 十



## 騎馬

法國莫泊三著  
碧漪女士譯

一對單靠着丈夫一點小進款生活很艱難的夫婦，結婚之後兩個孩子早生出來了。在他們種種屈辱，貧賤的痛苦之中，還有一個極大的痛苦，就是式微的世家偏時常想搭架子的痛苦。

海克堵格里白令生在一個外省紳士的舊堡中，由一個老教士扶養長大。沒有一個錢，但總歡喜守着他故家的勢派。

到了二十歲的時候，人家替他在海軍部裏找了一個位置，每年有一千五百佛郎的薪俸，他就進去了。他也像那班從來不曾預備和生活奮鬥的，糊裏糊塗看生存的事如同隔了一層雲霧，不知怎樣過日子的，從少就沒有學得怎樣去活動和怎樣養成特別材能，同手裏沒有爭存武器的人們

一樣，所以他在這小小位置上，再也沒有發展的希望了。

在他初進部辦事的三年，日子過得很苦。

他在同族之中也認識了幾個朋友，都是又老又窮的人，住在城外荒涼的聖威廉街，那是從前貴族們住家的地方。他是在一個茶會上同他們結識的。

這班貴族對於現世生活，很是隔膜，他們窮而且傲，住在寂寞的大屋子裏，從樓上到樓下，門上都釘着住戶的頭銜，不過講到寒酸的樣子，第一層到第六層樓卻都是一樣的。

這種永遠的偏見，階級觀念的分明，衰敗的憂慮，只知時刻迴溯從前門第的光榮，不願意到社會上去活動，他們的家就這樣窮落下去了。海克塔就在這個社會遇見一個貴而貧和他一般的青年的姑娘，兩個就結了婚。

第四年上，他們便有了兩個孩子。

四年之中爲了時常拮据的緣故，他們出門時只好在香愛里賽一帶散散步。碰得巧，同事給他們幾張免費票子，他們一冬之間，也於星期日到戲園去一兩回。

春天來時，他的上司額外託他辦了些事，謝了他三百佛郎。

他將錢拿回家對妻子說道：

「我親愛的恩梨納特，我們可以拿這錢去做一點事，例如尋一種娛樂使孩子們開心。」

經過長久討論之後，他們決定到野外去聚餐……

「這不過一回，海克堵說，下次不能爲例的；我去租一輛四輪車給你和孩子女僕們坐，我呢，我到賃馬場賃匹馬來，那纔使我得趣呢。」

一星期之中，他們所談論的無非這個出遊的問題了。

每天晚上，海克堵從辦事所回家，將他大兒子抱起來，騎在膝頭上，用全力顛他，對他說：

「下禮拜天，爸爸去騎馬，就是這樣顛盪。」

那小孩整天在屋裏將一條椅子拖來拖去喊道：

「爸爸騎馬哩！」

那個女僕也不禁用一隻欽慕的眼睛，瞧起他主人來，想像他跨着馬跟在車子後面的威風，喫

飯的時候，伊只聽見主人大談其騎馬術，談他從前在父親那裏的本領，喔，他還進過好學堂，有一回他騎馬，他一點都不怕，一點都不。

他老是一面擦着他的手，一面對他妻子說這幾句話：

「如果有人給我一匹撒野些的馬，我就更快活了，你將看我怎樣跨上去；如果你高興，我們遊完森林就從香愛里賽回來，我們應當擺起正經的臉孔，就是路上碰見部裏的人，我也不討厭了，這不必一定要對上司行什麼敬禮的。」

到了說定的那天，馬兒車兒同時到了他的門口，他下樓去考驗那牲口，他曾使人在禰子上繞了綁腿，又曾在舊貨攤上買回一根馬鞭。

他將馬的四個蹄子，一個一個提起來摸過捏過，又摸撫牠的頸子，腰，腿連馬卵都摸到了。開牠的口，看驗牠的牙齒，斷定牠有多少年齡，當他全家都下來時，他就跳上馬去使牠跑了幾步，但他左騎右騎總是騎不穩，跌了下來，他却說這是一匹上好的牲口。

每個人都坐進車子以後，他又將扣鞍的帶子仔細瞧了一回，踏着馬鐙就跨上去，但那馬只是

亂跳不讓人騎。他又顛下來。

海克堵可是有些慌張了，但他還勉強鎮住：

「往前去罷，安靜些，我的朋友，安靜些！」

當那馬安靜了站直了時，他問道：

「都預備好了麼？」

攜總的聲音回答：

「吓！」

於是他下令道：

「上路！」

大隊都發動了。

大家的目光注着他，他騎着馬向前亂顛亂跳，有時候他幾乎從鞍子上滾下來，因為那鞍子好像要將他反震到空中去，有時候他幾乎撲在馬鬃上。兩眼逼直看着前面，臉色發青，臉上的肌肉只

是癩聲着，

他妻子將一個孩子放在膝頭上，女僕抱住了另外的一個，不住聲的喊道：

「看爸爸呀！看爸爸呀！」

那兩個小孩被車子顛得昏眩了，舞手扎脚非常快活的發出尖銳的喊聲。馬給這喧鬧的聲音一嚇，更放開脚步大跑起來。那騎士用力勒住他時，帽子竟滾下地去了。馬夫只得從車台上跳下來，拾起那頭巾還他，他用雙手來接，一面遠遠的對他妻子喊道：

「不要讓孩子這樣喊叫了，你將我的馬嚇跑了呀！」

大家在威西內樹林中的草地上受用帶來的食物。

雖則有馬夫在那裏看好了馬，但海克塔還不放心，時刻起身去看牠，關心牠吃東西沒有，他輕輕的摩撫牠的頸子，使牠吃麵包，糕餅，和糖。

他說道：

「這是一匹壯馬，起首的時候，有點使我覺得顛，但你看著，我再騎上去就會好了；牠已經認識

牠的主人，現在他一點都不動了。」

照他們所決定的計畫做，他們從香愛里賽回家。

從凱旋坊到鬮戈場一帶，大道上車馬如雲，兩邊路上行人繹絡，好像展開兩條黑帶。夕陽的光輝，映在車篷和鋼輪上，更顯得閃閃發亮。

一種瘋狂的蠢動，一種生活的迷醉，鼓動這羣人呀，車呀，馬呀，埃及方尖塔立在那裏，好像一道黃金色的霧。

海克塔的馬，自從過了凱旋門之後，又馳騁起來，牠跳着穿過那些街道，不怕那位騎士用盡方法，只是按制牠不住。

他妻子的四輪車早落在後面。現在跳到工業陳列所面前了，那牲口看見田野，竟轉向右方大跑特跑起來。

一位穿着圍裙的老婦人慢慢的正對着海克塔走來，他這時候已經弄得精疲力盡，再也勒不住他的馬了，只好拼命大喊道：

「走開點，走開點！」

伊或者耳朵有些聾，還是大大意意的對面走來。一直走到他面前，那馬的胸口有如火車頭將伊一衝，直教伊跌出十步之外，接連翻了三個筋斗，裙子飛舞在半天裏。

許多聲音叫道：

「帶住他！」

海克堵失了魂似的，死命的抓着馬鬃，大喊：

「救命呀！」

一個可怕的震撼，他像一個皮球一般，從馬耳邊滾下來，跌在一個爲這場禍事趕來看的巡警的臂膀中間。

一秒鐘後，一羣憤激的人聚攏來了，圍住他唾罵，一位帶着圓徽章白鬚彪彪的老紳士，尤其忿怒，嘴裏反覆的說：

「混賬，一個人騎馬得這樣壞，就在家裏坐坐罷了。不知道馭鞍他的馬，就不該到街上來殺

人。」

四個人抬起那老婦人，伊好像死了一般，臉黃似臘，頭巾卸在一邊，滿身都是塵土。

老紳士命道：「把這老婦人抬到藥舖裏，我們都到巡警局去。」

海克堵夾在兩個巡士之中，動身了。一個第三者牽了他的馬，一大羣人跟在後邊；忽然他那四輪車也出現了，他妻子直奔過來，女僕也嚇昏了頭，孩子亂噪着。他對妻子說，他去去就回來，因為衝翻了一個老婦人，並沒有什麼大事。他的妻子聽了這話，幾乎驚得呆了，但也只好先回去。

在巡警局那裏，說明是很簡單的。他寫了他的名字海克堵格里白令，海軍部辦事員，他就在那裏等待傷人的消息。一個巡警帶了醫生的診單來，伊現在已經清醒過來了，但伊說內臟痛得利害。這是一個女僕，六十五歲，人們喊伊爲馬丹西門。

海克堵聽見老婆子並沒有死，心裏一塊石頭方纔落地，他允許擔任伊療養期內的一切費用，便跑向藥舖去。

門口聚集了一羣紛亂的人；那老婆子靠在一張軟榻上，哼着，兩手不動，臉色呆呆的。兩個醫生

還在替伊察視，四肢一點沒有傷損，但恐怕傷了內臟。

海克堵問伊道：

「你痛得很嗎？」

「喔，吓。」

「什麼地方痛呢。」

「好像有一把火在我胃裏燒。」

一個醫生走過來。

「是你麼？先生，你肇的禍事麼？」

「是的，先生！」

「這應當將這老婦人擡到醫院裏去，我認得一處地方，一個病人，六佛郎一天，你願意我替你包辦嗎？」

海克堵很滿意，謝了醫生，就回家了。

他的女人含着眼淚等待他，他安慰伊道：

「一點不要緊，那個西門太太已經好了些，三天之內，我可以不去管伊了，現在已經將伊送進醫院，一點也不要緊。」

一點也不要緊！

第二天他從辦公所回來，就去打聽馬丹西門的消息，他看見伊正在喝一碗油湯樣子，很是滿足。

「怎樣？」他問。

伊回答道：

「喔，我的可憐的先生，沒有什麼改變，我覺得內臟都毀壞了，一點沒有好。」

醫生說應當等幾天，恐怕還有什麼變故發生呢。

他只好回家去，那老婆子後來臉色漸漸豐潤，眼睛也有了亮光，不過看見他來就不絕的哼起來。

「我不能動……彈呀，我的可憐的先生，我不能呀，我只好就這樣等到死呀。」

海克堵從全身骨髓裏迸出一個冷戰，他請教醫生，醫生伸起臂膀道：

「你想要怎樣呢？先生我不知道，我呀！人豈動伊一下，伊就吼起來，甚至想將伊的軟榻略略移動，也不能教伊不喊出極痛楚的聲音來，我應當相信伊對我說的話，先生，我不知道伊內裏的事情，當我沒看見伊行動之前，我沒有權力可以判斷伊說的是謊話呀。」

那老婆子靜靜兒聽着，一點不動，眼睛裏顯出詐偽的神氣。

八天過去了，又過了十五天。又過了一個月了，西門太太再也不離伊的軟榻，伊早晚一樣用膳，伊肥胖起來，同共室的病人，很高興的談話，好像伊習慣於這樣不動的。伊五十年來在樓梯走上走下，鋪牀疊被，提着煤塊上一層一層的樓，洗地板，刷衣，這樣安息，在伊總算是意外得到的。

海克堵失魂落魄似的每天來一趟，每天看見伊平安寧靜，但伊總是說：「我不……能動……」

我的可憐的先生，我不能……」

馬丹格里白林沈溺在憂愁痛苦裏了，每天晚上總要問一聲：

「西門太太怎樣？」

每次他總是垂頭喪氣的一句同樣的回答：

「一點沒有改變，完全一點沒有！」

他們只好將女僕辭退，因為覺得工錢也出不了，他們更加倍的節省，至於那三百佛郎早花乾淨了。

後來海克塔請了四個有名的醫生，圍繞着那老婆子，伊讓他們考察，摩撫，用一隻狡獪的眼偷窺着他們。

一個醫生說道：「應當教伊起來走走看！」

伊喊起來道：

「我不能……我的好先生們，我不能呀！」

他們只好用強拉着伊的手腕，將伊拖起來走了幾步。伊掙脫他們的手，滾倒在地板上，殺豬般喊叫起來，喊得十分可怕。大家沒法，只得仍舊將伊放在牀上，無窮無盡的當心伊。

他們會議了一場，都說沒有辦法。

海克堵帶了這消息到他妻子那邊時，伊頹唐的倒在椅子上吃吃的說：

「我想將伊抬回家，還好一點，這樣我們可以少花些錢。」

「這裏，抬到我們家裏來，你這樣想麼？」

伊點點頭，眼淚汪汪的說道：

「你想怎樣辦呢？我友，這不是我的錯呀！」（完）

年七十國民

# 日 記 日 曆

學校日記	一册	六角
國民日記	一册	六角
袖珍日記	甲種 一册	三角
	乙種 一册	二角
另贈鉛筆加五分		
袖珍英文日記	一册	四角
自由日記	乙種四分	八角
月月日記	一册	四分
袖珍旅行日記	滬民國交	一角
	通地種	一角
懷中記事册	一册	一角半
案頭日曆	一組	五角
日曆小號	一角八	大號六角

售 經 報紙一角六分  
新時時代日曆  
道林二角五分

售發館書印務商

## 浙江興業銀行儲蓄部廣告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本行設立已二十一年兼辦儲蓄業務與他項營業完全劃分保障儲戶力求鞏固所有儲蓄存款種類爲(一)活期儲蓄存款(二)特別儲蓄存款利息均較普通存款爲優隨時可以支取(三)整存整付(四)零存整付(五)整存零付(六)特別零存整付(七)特別整存零付以上(三)至(七)五種均爲囑託存款最適於婚嫁修學養老卹孤之用期限愈長利息愈厚訂有詳章函索即寄

地址上海北京路江西路轉角 電話中央二六一三三四五號

小421

##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開辦已十三年

學員三萬餘人

**英文科** 本科分四級最近第三級加授「商業算學」第四級加授「商業地理大綱」略識英文者即可加入第一級四級讀完時即能讀寫如意選科分九門爲有志專修一二門者而設

**國文科** 分初中高三級每級一年畢業教材分課本講義兩種熟練撰作應用文字之技能灌輸國文學上必要之知識答案及作文均詳細評改

**國語科** 由國語專家擔任教授科目完備最近更加授方音校正國語詞類連書兩科並給與學員當面校正讀音之機會尤切實用

**算學科** 設「算術」「代數」「實用幾何三角」三級講義用淺顯之英文編輯難解字句及專門術語皆附漢文註釋凡欲投考學校以及從事於商業計算與物理工程等學術技能者均可入社肄業

**商業科** 預科及專門科兩部業已開辦關於原理技術管理諸門無不具備並聘請商學專家擔任教授講義用簡明英文編成程度與大學相當取材切合中國情狀俾能養成中國新商業之高級人才

隨時可  
以報名

無限制

索閱簡章處上海及各省商務印書館



棕欖香皂係純用棕菓橄欖  
 之油和合製成並無其他獸  
 脂雜質所以對於婦孺肌膚

最為合  
 宜購者  
 諸君請  
 認明為  
 要

各處百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第三號  
 棕欖公司





## 秋影先生

張慧劍

我在北京y報編輯的那一張附張。篇幅頗不小。每天至少須五六千字。纔够敷衍。於是除了無條件供給稿件的幾位先生常川寄稿外。對於外界的投稿。不能不懷着大大的願望。雖然報館很窮。而且經理給與我稿費的額數。並沒有正確的規定。但我終竟收用了不少的稿子。

我也是吃「筆墨飯」的過來人。我深知一個投稿者。當他稿件沒有經編輯決定用否時。是如何的焦慮而盼望。我立志想做一個爲投稿者所歡喜而不沾染任何習氣的編輯。每次收進外界投來的稿件。我總細心的看着。——雖然好稿極少。而且大半來是歷不明。但我並不灰心。

因爲想迎合大多數讀者的口胃。採用稿子。很注重於評劇一方面。北京的評劇家多如牛毛。批

評的材料又多。所以每天收進評劇的稿件倒不少。這般評劇家很少要索報酬的。有些人只有絕對的一個條件——希望編輯對於他們捧角的文字不刪棄。

就中有一位秋影先生。他獨獨要錢。並且寄來的稿。特別的多。他好像是北京的一個土著。他那不通暢的語體文中。常屢進許多極名貴的北京俗話。他不單評劇。也評大鼓。也有其他的稿件。又作了許多的文字談論北京的吃食。一句一字。都足以證明他是一個老北京。我最初登用他的雜耍。非常的高興。但不久就有種種的困難來了。第一。他的文筆實在幼稚。字裏行間。時常發現『此路不通』的毛病。當我替他動筆刪潤時。着實要費去很多的力氣。有時窘極了我。只好拿他的材料另去作一篇。第二。他的稿紙。是極粗的『煤子紙』(即表蕊紙。可做搓紙煙媒子用者。)配上他的禿筆淡墨。簡直教人瞧不清他到底寫了些什麼。於是我爲了免除手民先生的詛咒起見。少不得一個字一個字的給他寫正過來。第三。他文中廢話太多。十句話中。倒有四五句是累贅。我如果一律與以登庸。恐怕經理要說我閒話。疑惑我拿他的血汗錢不心痛了。我在百忙的時候。也不能不犧牲一些時間。替他去頭去尾。刪而又刪。

大凡做編輯的。差不多十個有九個是很懶的。是不願意勞心於工作外之工作的。我自然也未能獨免。這位秋影先生給與我的麻煩。既然這樣的多。不免使我漸漸生厭。如果不足篇幅逼急了我。我決不會想到用這位秋影先生的稿。但平均算來。秋影先生投進而登出的稿件。每月也不下四五千字。y報的酬例。普通是千字五角。每逢月底結帳的時候。常常看見門房拿了秋影先生寫好的一張收據來。換了兩三塊洋錢出去。我最初並未承認秋影先生有什麼特別的與衆不同的地方。自然也不想去看他。但看門房大爺拿他收條進來時的神情。老是那麼皺着眉。搖着頭。歎着氣。我知道他一定是門房大爺不歡迎的客人。至少也是門房大爺瞧不起的客人。

不幸在某一月中。y報的經濟。忽然受到一個大大的打擊。同人的薪金。都因之而延遲了幾天纔發。於是經理建議。『北京報出稿費的家數很少。我們每月拿出這許多稿費來。本已是掙得一身大汗。現在經濟既這樣恐慌。我看本月的稿費。緩兩個月再結算。也沒有什麼不可。』經理的話。誰敢駁他。而況他的話。又無害於同人本身的利益。自然更無人肯去多嘴。不過我心下卻暗暗耽了一番心事。『兩三個月不發稿費。不怕投稿家來囉嗦嗎。稿件的來源。不因此而發生困難嗎。』

我說過。我也是吃「筆墨飯」的人。我深知吃筆墨飯者種種的痛苦。一個文人。蹙脚到斤斤較量幾塊錢的稿費。一定是窮得走頭無路。他們要錢的宗旨。絕對不會像守財奴要錢只爲了增大他們錢囊的那嗎簡單。這一下子。給他們掛上不兌現的牌子。非獨與本報信用有關。論起一進一出的因果來。我們也實在對他們不住。

果然。此後要錢的信。竟如雪片般的飛來。經理見了這些信。照例是罵一聲「窮坯」。然後使勁向字紙簍裏一丟。好在文人賣稿。享不到法律上充分的保障。不比錢債糾葛。還可以上法庭去分個皂白。你那裏只管一封信一封信的來要錢。他這裏依舊可以給你個伴伴不昧。在這時許多討債的信中。秋影先生的尊札。當然也不少。但別人信中儘有冷嘲熱罵。奉送當事者——經理與編輯——以幾句難過話的。而秋影先生卻始終不會得罪過當事者。他信中只有哀求的聲氣。只有「不勝屏營待命之至」的可憐的聲氣。

經理先生總是這樣掀髯而笑的說道。「他投到我們這裏來的文字。簡直是該打手心。我們不但給他修改了登出來。還給他錢。他敢說硬話嗎。硬一硬。請他以後不必光顧。」

此後隔了約摸有一個月的光景。經理籌得了一筆錢。應付了印刷局的印費。又補發了同人們一部分的薪資。但粥少僧多。錢到手就完了。稿費依舊不能發出。

有一天。我在朋友家吃過午飯回來。因為急於要回去將稿樣發清。走路的姿勢。顯現出急進的前傾。一頭撞進報館的大門裏。忽見門房口站了一個人。——一個樣子非常古怪的人。

他的頭髮長而散亂。唇部上下。生滿了鬍髭。身穿一件破而髒的布長衫。髒得依乎已有整年不曾下水。他低着頭。屈着腰。垂着手。對於門口一切進出的人。他都帶了柔怯的不敢注視的意味。似乎他在人們眼中。已不成一件物事。故毫不敢做挑戰似的平視。他皮膚的血色。似很貧乏。臉上帶有十分之七的煙容。十分之三的饑容。觀察他全部的神態。無疑的是一個住會館而無確定的生活的人。

我絕未想到他竟會是秋影先生。

走過會計室門口。向室裏一看。見經理是剛發過氣的樣子。會計徐先生低頭在寫帳。門房老車

卻拿了一張像收條的紙。睜大了眼睛看着經理。經理揮一揮手說。「和他說。等一等。有了自然會給他。如果還是這樣的麻煩。叫他以後別再寄稿來了……」

我回到我房裏。老車緊跟了我進來。用哀懇的神氣。將那一張紙遞給我。低聲說。「那個窮鬼也實在不了。看他那麼難的樣兒。不給他幾個錢。他准得餓死……」

我不覺有些愴然了。我問老車。「這秋影就是站在門房口的那個人嗎？」老車點一點頭。我看他寫來的收據。兩個月結存的稿費。一共是五元四角。這雖是很小的一筆數目。但一個字一個字的堆積起來。也確是一件浩大的工程了。老車又告訴我。「他這個月裏來了有好多。都讓我們給回走了。今天實在被他逼迫到沒有法子。他說。真不發錢的話。就請經理先生賞他吃一頓飯……飯錢在稿費裏照扣也行。」老車說到這裏。忍不住裂開嘴笑起來。

「我看他那個樣子。好像有點嗜好。」

「喫大煙嗎。對的對的。」

「有家眷在此地沒有。」

「光一蛋個。那有什麼家眷。」

我知道這件事不很容易打發。便去和會計徐先生商量。由我的保證。提出四塊錢來給他。我並向老車說道。「你和秋影先生說。賣文賣到這個地步。還有什麼生趣。北京掙飯吃的行業很多。如果有氣力的話。就是拉洋車。也比幹這個買賣強。東拼西湊。好容易寫上一萬多字。也只拿着四五塊錢。還要受人家種種的作踐。論進項固然不及拉洋車。就論身分地位。也那能及拉洋車的萬一……還有名士這個東西。是個破家亡國害人的毒物。能夠遠着一些兒。還是遠着他一些好。我看秋影先生的行逕氣派。以及他文字裏所含的韻味。很有許多地方摹仿名士。這未始不是造成他窮到如此的大原因……」

我越說越興奮。越想收纏。卻越發收不住。纏倒是那門房老車好像有些不高興聽了。應了兩聲。「是是。」便拿着那四塊錢。頭也不回的去。

文人小故事

(編者)

毛詩卷染油代燭

倪芳飲後必有狂怪。恬然不恥。或以毛詩卷染油代燭。醉遊徹曉。

王維居輞川地不容塵

王維居輞川。宅宇既廣。山林亦遠。而性好溫潔。地不容浮塵。日有十數掃飾者。使兩童專掌縛帚。而有時不給。

心織筆耕

王勃所至請託爲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織筆耕。

孟浩然喜得魚竹

孟浩然一日周旋竹間。喜色可掬。又見網師得魚。尤甚喜躍。友人問之。答云。吾適得句。中有魚竹二物。不知竹有幾節。魚有幾鱗。疑致疎謬。今見二物。乃釋然矣。



## 巴維耶遊記

(法國杜德原著)(二)

董家濛譯

車子在街上足有跑了五六個鐘頭；末後，那趕車的如奏凱似的從新把我送回旅館，把鞭子抽的怪響，表示出來他的好本領，表示他能領我遊遍了米里式全城。至於公使館，我後來纔曉得離着我們旅館不過相隔兩條街。但是這個發現，對於那件事的進行竟毫無補益，公使館文書處不肯發給護照，據他們說在巴維耶居住的法國人全招他們的仇視；若是單獨前進，難免沒有危險。於是我祇得在米里式候着，等着謝保羅夫人找有機會纔能把那本悲劇給我送來……

那些誠實的巴維耶的鄉民，對於這次戰爭，不很願意我們出來干與；對於普魯士的軍隊也不很仇視，打敗仗的他們不加

以污辱，打勝仗的他們不加以仇視。——「這是世界上第一等的軍隊……齊湘橋開火的第二日，旅館的夥計曾傲然對我運樣說過。各咖啡館的顧客，時常搶着看柏林的日報，普軍一定要進城來，已經不成問題了，各人全預備着好好的去接待他們，各處的麥酒舖預儲不少的臘腸同肉丸子，村民的家裏，也打掃些房間，預備給上級軍官居住。

可是那些古玩舖全呈着驚慌的神氣。有一天，我到畢拿勾的喀古玩舖去；舖裏的四壁空無一物，一堆的夥計正把各種的書畫收到箱裏，預備着向南部運送。他們恐怕那些得勝軍要加以蹂躪。只有謝保羅那身古玩舖仍然敞開着，沒有什麼移動。他藉着荷蘭軍官的資格，同普魯士的鷹章，他以爲眼前總沒有人

敢動他；一面等待着將軍的來臨。他一面等候，一面不斷地在他那三間長寬的廳子裏——德皇賜給他的一種皇宮式的廳子，同我們的旅館一樣地凄清與寂寞，周圍繞着許多的繪着壁畫的遊廊——閑步。

就是在這幽鬱的廳子裏，他把那些古怪的東西全排列出來，組成一個很清雅的古玩舖；至於從遠地來的可厭可咀咒的物件，已由這堆裏抽去了。我每日必定去看望他的，我們消耗光陰的方法，就是披閱那些飾着金邊的日本舊墨跡，同理科的書籍，史學的書籍等等。他的書有大到要想把牠打開，非鋪在地上的不可的；有的祇有手指頭那麼高，弘麗而且珍貴，印刷也非常的精緻，並且裝飾着炫耀的金邊，他還有一部八十二本日文百科全書，在這裏面他曾給我譯出一篇夏克南 Hiekin 的詩歌；這部書可以稱爲一個卓絕偉大的著作，曾由日皇給牠出版，人們能在那裏面尋味出當時偉大作家的生活，身世，以及他們抒情的作品。隨後我們就去陳列他所收集的刀鎗，寬邊的金盔，魚鱗的鐵甲，鋼絲編成的戰裙，同很鋒利便於開胸腔的刀劍。

他時向我講述畫在蚌殼的愛情故事。他很盼望我能深深地了解日本國的內容，所以他老懇懇我去看他那座東京房子的圖樣，同一幅油畫，畫裏除掉住的屋子之外，並且畫着一座滿佈山石的園圃，同一座極小的，種滿了日本的可愛的植物的花園。最使我驚奇不置的，卻是日本祭祀的用品，木頭刻成的神佛，祭披神座上的花瓶，同那些小小的便殿；那便殿簡直是個由多數木偶組成的戲園，而且每信徒屋裏全供着幾位這種的木偶。那些最小而且帶紅色的偶像，陳列在龕的最後部，龕前繫着一條細繩；祈禱之前，那些信徒先跪在龕前，然後拉動那條細繩，跟着洪亮的鐘聲就在祭台的後方響動起來；這鐘聲是用以喚回神們的注意的。我也很喜歡去敲動這座奇異的大鐘，因爲我的精神，能較跟隨着鐘聲一同飛翔到亞細亞的東部，那裏的太陽，像是全鍍過金似的……

我從那裏走出來時，眼珠裏就充滿了玉石同書畫的倒影；若是他給我講述些卓絕的，深奧的，古雅的新穎的日本的詩歌，米里式的街道全能令我感動。日本，巴維耶，兩個新地方差不多

是我同時所認識的，牠們禁迴於我的腦府裏，混成一個很渺茫而且發藍色的地方……我從前在雲彩裏，在水紋上所看見的藍線，現在又在城牆上發現了……那些藍色的兵士，戴着日本的制帽，正在操演；廣潤而沉寂的天空，正閃爍着藍色。這些種種，全在藍色的車夫把我拉回旅館時所湧現出來的……

無須乎把西大爾貝爾這幾個字寫出來，就可以想見牠又是一個藍色的地方，因為這光輝之湖，早已掩映在我的眼前了。在米里式的左近，我見過一股瀑布，水光與天空相連接，水沫與汽輪的黑煙相混合而飄蕩着。山坡上排列着密密相連的村落，再向高望，就聽見遠遠的第羅山，山頭上飄蕩着蔚藍的顏色；在這一片很規矩很可愛的圖畫的旁邊，立着一個衰老的水手，他穿着長統的襪子，鑲着銀釦子的紅色背心，每星期日差不多全是他引我到各處去遊玩，他覺着他的船上，載着這麼一個法國人，是無上的光榮。

他得着這種的光榮，並不只一次了。他記得很清楚，他壯年

時節在西大爾貝爾曾渡過一位法國軍官，差不多是六十年前的事了，他對我講說那軍官如何的可敬。我自己暗想着，若是他遇見一八〇六年那位法國人（指拿破崙一世，一八〇六年拿破崙征入柏林），不知他要作若何的感想；一位穿着柔軟的馬靴，戴着波蘭式的寬邊帽子的雄偉的軍官，而且是一位殘暴的戰勝者……若是這位水手能覓見着他，我想他對於法人必定會發生意外的驚訝。

就是這口碧綠的湖同那些沿湖的園圃，爲米里式的人們星期日消遣的地方。戰爭仍然繼續着。我從湖邊走過時，兩岸的客店全住的滿滿的；許多肥胖的婦人圍成圓形坐在油碧的草地上，交叉在水面的樹幹的中間，勾留着一羣一羣的克萊鎮的鄉民，同過往的學生，並且時時透出一縷縷的青煙，稍遠些，馬喀斯美瓦公園的空地上，一羣村民正在那兒行結婚禮，潤綽而且喧鬧，方桌的四圍坐滿了賀客；至於那位公園的巡捕，穿着綠衣，肩着長鎗，靜靜地立在那兒，那形態像是表示這桿鎗是一件曾經普國的健兒使用過，而且奏過相當的成績的軍器。我很需要

這種情況，爲的使我能聯想到數里之外的戰爭。戰爭當然仍是繼續着：這天晚上，我回來米里式的途中，見些正在燃燒的蠟燭，婦人們跪伏地上，嗚咽的聲音多於祈禱的聲音……

雖然從多年以來，人家時常抨擊我們慷慨的行爲，愛國的癡心，說我們好虛榮，嗜矜誇。但是我觀察起來，歐洲的民族再沒有比巴維耶民族更傲慢，更好武功。更昏庸的了，由德意志的歷史裏截出牠的奇異不相稱的歷史，共有十頁；他們把輦輪成圖案，刻成碑坊，陳列在米里式的街道上。文字少，圖畫多，像是給小孩送年禮的書籍似的。在巴黎城裏我們祇有一座凱旋門，那兒卻有十座以上，什麼戰勝門，元帥操練場，同紀念戰勝的兵士的尖塔，不知其數。

那兒的風俗，人人全愜想成一個大人物；全願意他的名字能镌刻左右碑上，刻在銅版上，或是有一次他的銅像能镌陳在街頭，或是立在大理石建的凱旋門的門樓上。這些偶像，爵位，紀念碑的癡想，當然是因爲有某一目的而發生的；街頭上有很多

的空座位，正在那裏等候戰爭後有名的人物的來臨。到那時這些座位自然是滿的了。一八七〇年的戰爭，供給他們不少的英雄，同光榮的材料。

我很愛遐想立在公園裏的那座普魯國有名的元帥的裸體石像。牠的座位一邊刻着巴比耶的兵士焚燬巴特勒城的形狀，一邊是殘殺威爾特的野戰病院的情景，這是多麼光榮的紀念碑！

他們不願意這些大人物散擲到各處，於是把牠們收集在米里式城門旁邊一個廟宇裏，而起名爲「呂美式里」光榮之宮。在支着大理石柱子的三角形的廊廡之下，排些小方桌，桌上陳列些皇帝，將軍，宰相，同法學家的半身像……（人家能數在廟祝手裏找着這些偶像的人名錄。）

稍遠些，立着一座巨偉的銅像——這位巴維耶的人——有九丈那麼高，牠立在這垃圾堆裏，——也可以說是露天立在公園的草地上——身上披着一塊獅皮，一手拿着利劍，一手擊着光榮之冠（永是光榮的）當我見着牠的時光——黑影不

規則地扒出來的一個四月天的黃昏——這塊巨大的銅片把沉寂的大地佈滿了誇張的空氣。當時，四圍的石柱與名人全向着將沉的太陽睥睨作態。這是這樣乾燥與煩悶！當我聽見我自己足聲的時候，我纔從空虛之鄉裏——自從我到了米里式牠就跟隨着我——又尋回偉大的印象來。

一部金屬的樓梯彎彎曲曲地安在銅人的肚裏。我本想扒到極頂，並且想在他的腦袋上安息一會，那上面差不多是一所圓形的小客廳，兩隻眼睛就做爲風窗，不斷地透進光亮來。牠的眼睛雖然敞開着，內部卻非常的灼熱，銅片經太陽的一曬，幾乎把我包圍在火陣裏面，於是我祇得趕快下來……但是這已經發了，我已經認識你了，啊！寬碩而響亮的巴維耶的人，我已窺見你那沒有心的胸腔，你兩隻歌妓的手臂，並沒有筋絡，你的利劍使你感覺着麥酒的醞釀與麻痺……我告訴你！當一八七〇年的殘暴戰爭起始的時節，我們的外長也曾想到你，哼！若是他們領略過這種的困難，他們一定也會發生與我同樣的感歎。

我在米里式已經勾留了十天，而那本悲劇仍然杳無音信。我漸漸感着失望。忽然，一天晚上，在我們平時進飯的那座麥酒鋪的園子裏，看見了他，他神采奕奕地走進來。「已經來了！」他說，「明天早晨，請你到我舖裏去……我們一塊讀一讀，你就可以知道牠是如何的美麗！」那時他非常高興，眼睛裏閃着歡愉的光采，對我談那本劇的事實，有時慢渡着劇裏的歌曲，他的姪女三番五次求他不要多說：「叔叔……叔叔……」我後來纔明白這次熱中而略帶瘋狂的舉動，完全是因欣賞文藝而發生的。果然，他所朗誦的零篇斷簡，無一不是很弘麗的，所以我愈想越有這本著作。

第二天，我到他那兒去，我很驚怪怎麼他那古玩舖的門仍是關閉着，他也沒有在那裏；於我非常畢慮地望他的家裏跑去。他所住的那條街，如同城外的街巷似的，很清靜，很狹短，遠望那些柔圍同矮小的房屋，使我感着加倍的不安。家家的門口全有一羣人聚在一塊談話，祇有謝保羅的屋門緊緊地閉着，但是百葉窗卻敞開着。

進出的人們，臉上全挂着一付愁容。人家全感着這屋裏正含有一件很大的災禍，而且這災禍的餘孽時時流出戶外……

我到他家時，就聽見一陣嗚咽的聲音，這聲浪從迴廊內部的一間書房裏透出來的。那裏面排着一張白木的長桌，書籍，墨卷，玻璃箱，綢皮的畫譜，牆上挂着日本的兵器，彫刻，同幾幅很大的地圖。就是在這散亂的屋裏，謝保羅躺在他的床上，長長的鬍子垂在胸前；他那可憐的小女孩跪在一邊，嚶嚶地啜泣，嘴裏直喚「叔叔。」那天晚上，謝保羅先生就猝然與世長辭。

我於當日晚上就離開米里式我沒有勇氣把研究文學的心情，滲雜在這種憂愁的裏面。同時這部奇異的日本劇，我一生祇能知道牠的名字是「喪明的皇帝。」

此後，某處曾演過一本悲劇，也用上面的名字，果然是動人的悲劇，充滿了熱熱的血與淚，但是不是日本的！（完）

落葉

（朱秋雲）

蕭蕭的落葉啊！

秋呀，秋呀！

小詩

（前人）

風呀！風呀！

河裏瑩瑩的月兒，

被你吹起的波兒揉碎了。

十六，五，十五。于魯漢河濱。



## 神祕的家庭(二)

張碧梧

我離別上海已是六年了。今天我的兩腳，纔又踏到上海的地面。我瞧見地方上的一切狀況，較之六前年，已經有了很大的變更。不禁嘆息着物質文明繼續發達的迅速，並引起了我的繁複的感想——醜美、羞慚和悲憤。

我到了上海，首先想起我的老同學王仲和。我和他已六年不見。平日因着職務的驅使，行蹤無定，很難得和他通信。記得他家住上海有豐厚的基業，他家的住宅，是自造的。從前我雖未去過，地名我却至今記得。因此我打定主意，明天到他家去看望他。好作一度的閒談，一傾闊別六年的積愜。

這天晚間，我應了和我此番來滬的職務上有關係的友人之約，在一家菜館裏晚餐。從八點鐘吃到十點多鐘，方纔散席。我向主

人道了謝。剛要走下菜館的樓梯，忽聽見身後有人歡呼着喚道：「華伯兄……華伯兄。你幾時到上海的。我忙回頭瞧着，真使我喜出望外。見喚我的不是別人，正是我記念正切的王仲和。我連忙站定。他已走到我面前，緊緊握住我的右手。在他微笑的面上，滿露着好友的熱情。和久別重逢的欣悅。我很懇切的答道：「我是今天剛到此地。已打算於明天去看望你。却不知道在這裏和你相遇。真是湊巧。」仲和道：「你此刻預備往那裏去。還有趕辦的公事嗎？」我道：「沒有甚麼事。我想回旅社去休息。」仲和很高興的道：「那末好極了。你可和我同到舍間去。好西窗剪燭，作長夜之談。」我略一沉吟道：「很好，很好。不過此刻到府上去。伯父母當已安睡。若要拜見，則要驚擾了。」仲和不答，和我一同走出菜館，乘坐他自備的汽車。

直往他家駛去。

車中我們開始談起別後的情況。仲和以十分關切我的態度問我道。我們已闊別六年。你却丰采如故。業務上。自必很有發展。我微嚼着答道。在現今這兵荒馬亂。時事如蔗的時候。像我這種人。既不會扛鎗。又不敢打仗。再不肯戴上假面具。去趨炎附勢。祇靠着一枝秃筆。能夠維持了生活。不曾做個路旁的餓殍。已是萬分的傲倖。那裏還談得到發展兩個字。你呢。現在幹些甚麼生意。仲和似很羞愧的道。我是更不足道了。不過靠着家祖父的庇蔭。終日吃飯穿衣罷了。他老人家的脾氣。真個古怪。我一向不曾和你談過。你是不知道的。他竟會不願意我出門幹事。說是如今世道人心。非常詐險。少年人出去幹事。偶不留心。便會上歹人的當。小則喪失金錢。大則竟可以擊敗名譽。終身不可挽救。橫豎我們也不希望向人家賺幾個錢來維持生活。還自安居在家中的好。他這意思。我原絕不贊成。却也無從反抗。祇得屈從着他。實行做個衣架飯囊了。我點頭道。這正是他老人家愛惜兒孫的好意。你不會到社會上幹事。個中的情形。你自然不會曉得的。那種種的危

險詭譎。真個叫人可驚可怕。我深恨沒有這樣一位慈愛的老祖父。如果有時。我寧願終日承歡膝下。不願踏上社會一步。仲和微笑道。這不過是你的激憤之詞。我想你的真意中。絕非如此。……

汽車已緩緩的停住。我向車窗中朝外瞧看。見是一條冷僻的街道。天又落着濛濛的細雨。路上行人寥寥。更顯出一派靜默的景象。路旁也不見有高大房屋。祇有一排矮屋。從那簡陋的窗格中。射出昏淡的燈光。我正覺希奇。車已停穩。仲和推開車門。首先踏到地面。我只得懷疑着也跨了下去。他一壁對我說請隨我來。一壁大踏步再向前走去。我緊緊的隨着。這樣走了一段路。纔從那委靡不振的路燈光中。現出一座高屋的廓影。我知道這必是仲和家的住宅了。但是他的汽車為何不停到這門前。却遠遠的停住。而冒着兩步行這一段路呢。我正要向他動問。他已走進了大門。向着一個垂手拱立着的閩人低低的問道。老太爺在那裏呀。這閩人彷彿早就準備好了這問話的答覆。毫不思索。脫口就答道。老太爺在樓上賬房間裏。他答話的聲音。比較仲和的尤其低

微。幾乎辨別不出。仲和好似聽慣的，便點點頭，表示他已領會了。而他的神態也立時寧定了許多。却仍過低了聲音，再招呼我道：「弟伯兄，請放心隨着我走。我一運領你去見家嚴家慈罷。他又從懷中掏出一具電筒，揷亮了，照着地面往屋裏走。這裏我原是第一次到來，路徑自然不熟，最使我感着奇詫的，便是一路走進去，絕未見有一些燈光。隨即走了一道樓梯，到了樓上，又灣灣曲曲，好似走過了幾間房間，却仍是黑黢黢的，伸手不見五指。我暗想上海人家，簡直是家家裝用電燈的，像這般闊大的自造住宅，尤其沒有不裝電燈的道理。怎麼走了這一會，連一點燈光也未瞧見。好像在森林裏夜行，在自家屋裏行走，須得借助於電筒。這不但是罕有的事嗎？湊巧仲和警告我脚下留心些，莫糾着了甚麼，做出巨大的聲響來。我便趁勢問他道：「你爲何不把電燈開了？這樣暗中摸索，豈不悶人？」仲和用一種浮滑的聲調答我道：「你忘却此刻已是甚麼時候了嗎？在這般早晚，誰有那天的膽，敢公然的開電燈呀？我聽了這話，越發不明白，狐疑着再問道：「難道開電燈還有限定的時間嗎？過了時限，便不得再開嗎？這是誰定的限制

呢？」仲和忽的舉起電筒，照着我的面前，並用手連連的搖着，低聲對我道：「對不起，等一會我再告訴你。此刻請你莫再作聲。脚下也越輕悄越好。因爲再轉一個灣，便是戒嚴區域了。他說了這話，果然踏起腳跟，毫無聲息的偷偷的前行。電筒的光，差不多是直垂的照在樓板上，絕不向旁邊閃爍。我穿的本是皮底的皮鞋，走在這樓板上，怎能沒有一些聲響？祇得十分留心着，使這聲響響到最低的限度。可是仲和這種鬼崇的言行，越發使我的胸臆間充滿了疑念。他和我倘是泛泛之交，我且不免要生出恐怖的意思來了。

我隨着仲和又走過一道門，轉了一個灣。我的眼前陡的一亮，忙定睛瞧着。見前途的左側，正是一排嵌着小塊玻璃的窗戶。窗中有燈光射出，却也並不明亮。但在這黑暗如漆的境界中，有了這一點燈光，已覺得眼前大大的光明了。仲和向這排窗戶走去時，神情更是嚴肅，彷彿在這一點燈光中，包藏着甚麼特殊的勢力。正在嚴重的監視着他。我見他這樣，到也不敢疏略，躡着脚步前行。所幸並未曾有一些聲響，衝破了這沈寂如死的空氣。我們隨

即已走到這排窗前。仲和滅了電筒的光。停住了脚步。向我做手勢。叫我朝窗裏瞧。我一時猜不出窗裏藏有何等神祕。心頭到有些兒忐忑。忙鎮定住惶惑疑怯的情緒。把兩眼湊近一方玻璃。朝裏張望。只見是一間闊大的房間。陳設却很寥寥。祇因燈光太微弱了。分辨不出陳設的精粗。在這排窗戶的對面。靠壁放着一張長桌。桌的一端。堆着兩疊高高的簿冊。和一盞蠶燈。這便是這閣室中獨一的光亮的來處了。燈光下面。現出一個態度肅默的長者。他正一手執筆。一手持籌。貫注全神在面前攤開着的一本簿冊。我起的想起方纔那個人的說話。便低聲問仲和道。這位正是令祖父大人罷。仲和好似不敢作聲回答。祇點了點頭。又牽了牽我的臂膀。再一同繼續前進。

好了。我們脫離了黑暗之境。走進光明世界了。仲和掀起一道厚重的門帘。便有一派強烈的光亮。直刺入我的眼簾。耀得我這兩隻黑睛已久的眼睛不能睜開。我忙閉了一閉。纔能睜眼跨進門去。裏面烟霧迷漫。又頓使我的眼前如張了一層帷幕。同時再有一陣濃烈的烟氣。攢進我的鼻管。倘非我連忙強制着。包管要連

續着打嚏。仲和當即向他的父母道。方彙伯兄今天剛到上海。特地來拜謁的。我便忙從烟霧中尋着他們二人的所在。見他們正對面輪在一張烟榻上抽鴉片烟。他父親剛吃完了一口。承他的厚愛。竟放下烟槍。起身招呼我。他母親正吸的呼呼價價。祇趁着那回氣之便。喉嚨裏哼了一聲。又把那一隻手向我揚了一揚。表示請我坐下的意思。我先後向他們行了禮。便在烟榻對面的椅上坐定。他父親仍輪身下去。繼續他吸烟的工作。他母親也在另一盞烟燈上。吸個不停。每一口烟吸完了。抽空和我閒談。我知道這是吸烟人最緊要的時間。不肯多和他們講話。分散他們的心神。累他們吸得不舒服。便向仲和閒話。一壁觀察這室中的狀況。

(未完)

# 商 務 印 書 館

編譯

學校課本 婦女用書

中西圖書 小說雜誌

華英辭典 兒童讀物

發售

中西文具 畫片畫冊

教育用品 紙張紙飾

印刷用品 幻燈影片

精製

筆墨扇 各種圖版

理化器械 兒童玩具

標本模型 賽磁徽章

承印

中西書報 股券章程

學校年刊 屏聯堂幅

五彩圖畫 名片簿冊

自來水筆

照相器具

運動器械

顯微鏡類

原版西書

各式風琴

留聲機片

打字機器

本館經售德國施德樓老鷄牌鉛筆，美國派克及華德門等名廠自來水筆、活動鉛筆、各式禮筆，種類繁備，價格低廉。

德國伊卡照相器，製造精良，冠絕一時。欲攝影之滿意，藝術之進步，當以購用伊卡為唯一途徑。現由本館獨家經理。

美國迭生公司精製高等運動用品，種類繁多，久享盛譽。行銷之廣，莫與倫比。各國運動健將，皆用迭生出品。

美國斯賓塞顯微鏡及光學用品，均經多數專家慎重檢驗，認為最合應用。出品繁多，馳名遐邇。現由本館獨家經理。

本館發售原版西書，自兒童讀物，以至大學課本，參考用書，各科專籍，無不準備充足，售價低廉。

本館自製「孔雀牌」樂府牌各式風琴，簧鍵鏗鏘，木料乾燥，漆色歷久如新。每座自二十五元至二百六十元。

本館監製國語留聲機片二套，由趙元任博士發音，零售每張三元五角。英語留聲機片一套，零售每張二元五角。

本館創製新式華文打字機，每座定價二百四十元。經售各式西文打字機，手提打字機，價格比眾低廉。

尺 牘 及 聯 語

■ 尺 牘

通俗新尺牘 一册 八角

酬世文東指南徐珂編 四册 四角

新撰普通尺牘附詳解 三册 五角

新撰商業尺牘徐珂編 二册 三角

商業文件舉隅徐珂編 三角

應用文件舉要蔣昂編 二册 三角

新撰學生尺牘 二册 三角

語體學生尺牘初編蔡其清編 二册 二角

語體學生尺牘續編吳人麟編 四册 六角

普通書信範本宋樹基編 二册 三角

普通應用尺牘教本 二册 四角

註釋女子尺牘李澹吾編 二册 三角

新撰女子尺牘 二册 三角

新體白話信楊平編 二册 三角

註釋尺牘進階 三册 三角

註釋尺牘入門 二册 二角

增廣尺牘句解 桃花館主編 四册 二角

增註寫信必讀 唐芸洲編 四册 二角

■ 聯 語

古今聯語彙選胡君復編 五集 已出

初集二集 各四册 每集八角

三集四集補集各三册 每集六角

集聯彙選初編 二册 五角

集聯彙選二編 三册 八角

縣桐館集聯彙刻 楊調元編 二册 二角

楹聯叢話 梁章鉅編 四合書 二册 一元

楹聯續話 梁章鉅編 二册 二角

楹聯三話 梁章鉅編 二册 二角

巧對續錄 梁恭辰編 二册 四角



## 詩人國

(今鏡花緣之十七)

胡寄塵

多九公等五人，開船離了美髯國，走了幾天海程，又遠遠的看見陸地。江村道：「照我們所走的方向看起來，這裏莫不是詩人國麼？」

唐敖道：「詩人國到很風雅。只怕我們不會做詩的人，到了那邊，又要吃虧罷。」多九公聞言，先搖頭道：「這樣，你們上岸，我死也不上岸。免得鬧笑話。」

江村道：「多九公！不要着急！是不是詩人國，還要到了那邊，纔得知道。我不過隨口說說罷了。你且慢着急。」

多九公道：「你說的話，不會錯的。前次你老早說是美髯國，後來到了那邊，果然是美髯國。」李

二也插言道：「江村先生慣害人，總把我們帶到這些奇怪的地方來，使我們吃苦。在美髯國，受人家的苛待，是從來沒有受過的。如今又到了甚麼詩人國，倘然他們要我吟詩，作對，我就第一個不會了。怎麼好？」

江村說道：「不是我故意的要帶你們到這些地方來，是偶然走到這裏來的。不過，你不要怕！你只要把「仄仄平平仄」的調子念熟了，你和他們應酬，就可以對付過去了。」

李二道：「仄仄平平仄，」怎樣念呢？江村道：「請教唐先生罷！他是很高明的。」

唐敖聞言，接着說道：「豈敢！豈敢！還是請教江村先生。」多九公道：「容易念麼？我也要學。就請唐先生教我，江村先生教李二，豈不是好麼？」唐敖道：「這樣很好。」

於是他們就在船上，臨時上起課來。一個先生，各教一個學生。「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把一首五言絕句的老調，已經念得爛熟。

他們教的忙着教，學的忙着學；只有林之洋坐在船頭上，照管着船。不多一刻，船已進了海口。林之洋纔呼着李二來幫助他泊船。

多九公問江村道：「這裏可真是詩人國麼？」江村立在船頭上，望了一望，纔慢慢的說道：「老實說：詩人國，我也沒有到過。只不過聽見人家傳說如此。如今既已靠了岸，上岸去看看再說。橫豎你把老調已經念熟了。」

這時候，林之洋和李二已把船泊好了。就回過頭來問多九公等，要上岸不要上岸。又說：「你們四人都會吟詩的。何妨上岸去看看。讓我在船上守船。好不好？」

唐敖首先贊成四人一同上岸。多九公也同意。江村，當然是願意的。李二更無所不可。於是四人就一同上岸去散步。

走不多遠，就遇見一個斯斯文文的人，在海邊閒步。李二低聲向江村道：「這一位，大概就是詩人了。」一句話剛纔說完，只見那人已看見多九公等，忙走過來，滿面堆着笑容，問道：「笑問客從何處來？」

他這一問，把唐敖和江村都問呆了。一時竟想不出拿甚麼現成的詩句來回答，只好暫時沈默着不做聲。

李二和多九公知道這位果然是詩人了。他們就把剛纔學會了的「仄仄平平仄」的調子，低聲誦着，做出吟詩的樣子。

那位詩人看見他們不答應，只管自己很閒適的在那裏吟詩。他心裏很佩服他們的閒情逸致。又含笑稱贊他們道：「笑而不答心自閒。」

在這沈默了片刻的時候，唐敖已另想出一個脫身之計。他就把那位詩人的話，一概置之不理，另外發問道：「借問酒家何處有？」

那位詩人真有天才，剛聽見唐敖吟完了這句詩，立刻舉起手來，向那晚煙漠漠的地方指着，口裏吟道：「隱隱飛橋隔野煙。」

唐敖聞言，知道那邊有酒店了。就向那位詩人鞠躬致謝，裝出急欲赴酒店去的樣子，回頭就走。江村，多九公等，自然也很着他們一路，看看景緻，江村道：「這裏風景很好。山明水秀，真是一個出產詩人的地方。」唐敖道：「不錯！連我不會做詩的人，一到了這裏，也會想起一句『借問酒家何處有』來。」

他們一面說着，一面慢慢的走。不多幾時，果見前邊有一條橋。唐敖道：「大約走過橋，就有酒店了。」正在說着，只見當面又來了一位詩人。一色一樣的問唐敖等道：「笑問客從何處來？」

他這一問，唐敖雖然仍是答應不出，卻已被他看出那詩人國的弱點：見面了總是這句老話，好像是請「教尊姓台甫」一般的，總是這幾個原字，不必變化。

唐敖既然窺見了詩人的心理，他也拿那老態度來對付，仍是默默的不發一言。李二和多九公也自然而自然感覺到用老法對付是不會錯的；所以，低聲哼着「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好像蚊子叫一般的哼着。

果然，那位詩人又稱贊他們道：「笑而不答心自閒。」

唐敖知不能久持，仍舊是用老法爲脫身之計。慢慢的問道：「借問酒家何處有？」那詩人很快的指着海邊一隻漁船，答道：「石磯西畔問魚船。」

唐敖一看，心裏領會，又和這位詩人告別，向漁船那邊走去。

到了那裏，看見漁船泊在石磯邊，船頭上坐着一個漁翁，手裏把着釣竿。唐敖怕被他來問，乃先

發制人，趕緊問道：「借問酒家何處有？」

誰知這一問，反問壞了。那漁翁老不開口，只是微微的望着唐敖笑。從這笑容的中間，表示得意的神氣。這種神氣，能領導唐敖想到抄襲詩人的老調；不假思索，就說出「笑而不答心自閒」一句老話。

漁翁聽了，更是得意。這時江村忽然想起一句唐詩來，恰好在這時候用得着。他就禁不住要說出來，對漁翁望了一眼，說道：「君家何處住？」漁翁很快的答道：「晚家南山陲。」

這一問一答，到使唐敖吃了一驚。看這漁翁的神氣，不知道他的學問有多少深淺。一想，再不快走，便要受窘了。要想走開，還是前面一句詩最適用。於是，他又問道：「借問酒家何處有？」

這回漁翁卻答應了。因此，可證明：前回問他，他不是不能答，是故意不答的。也可證明：第一次發問不答，乃是表明高尚。

這時漁翁指着前面的村落，答道：「此去隨所遇。」唐敖知道照他所指的地方走去，隨處可以遇見酒店。回轉身來欲走，卻是江村還立着沒有動。那漁翁便又說道：「但去莫復問。」

這一句話，分明催他們走了。江村等再也不能停留，只回轉身來，跟着唐敖走。

走了一回，到了村中，只見路旁一所高樓，雙扉緊閉着，卻是門前張了一面大旗，旗上寫了一句詩道：「勸君更盡一杯酒。」江村道：「這裏一定是酒店了；但是，門關得緊緊的，怎樣進去呢？」李二道：「敲門罷。」

多九公道：「不行！我們應該想一句『敲門詩』。不然，他們是不理的。再不然，也要在門外念着『仄仄平平仄』。」

這時，李二剛在地上拾了一枝細竹管，隨便含在嘴裏吹。那竹管被他吹得嗚嗚的叫。被裏面的人聽見了，高聲說道：「不知何處吹蘆管？」

江村低聲道：「他們發問了。」唐敖搖手，叫他不要做聲。仰頭向樓上的人問道：「能飲一杯無？」樓上的人答道：「梨花滿地不開門。」江村又低聲道：「絕望了。他不肯開門，怎樣呢？」多九公道：「他既不肯開門，也沒奈他何。我們另找一家酒店就是了。」

他們向前走了幾步，果然又看見一家酒樓，門前掛的旗子，上面也寫着「勸君更盡一杯酒」

的商標。江村忙上前去敲門，口裏喊道：「能飲一杯無？」立刻，裏面有女子的聲音答道：「吳姬壓酒勸客嘗。」

唐敖驚道：「不好！走錯了路！這裏不是普通的酒店，這裏是妓院。叫我們嫖，我們是不來的。」多九公搖了搖鬍子道：「老夫活了這一大把年紀，從來沒進過妓院門。無論如何，我是不去的。」

江村道：「進去，是不會討好的。但是敲了門，又不進去，卻如何對他們說？」多九公道：「事不宜遲！他們立刻要開門了。我們不如暫向屋後竹林裏躲一躲。」多九公剛提出這個建議，他們一齊贊成，立刻就躲入屋後面竹林裏去。

這時，裏面已有人開門出來了。向門外望了望，看不見人，口裏吟道：「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砰然一聲，仍把門關了。

唐敖等四人，躲在竹林裏，直聽到人聲靜了，纔慢慢的走了出來。唐敖再要望前面走，多九公道：「你看時候不早了，不如回船去罷！如望前走，找不到住宿處，將怎樣過夜？就是尋到旅館，想不出投宿的詩，也不能進門。」

江村道：「也怕錯投到妓院裏去。」這句話，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於是就尋原路回船。

多九公和李二一面走，一面口裏哼着「仄仄平平仄」的調子。路上也遇到好幾位詩人，有的問他們一句：「笑問客從何處來？」有的卻於老調之下，加問一句：「問客何爲來？」但是，唐敖等一例付之不答。只暗暗笑那些詩人，吟來吟去，總不出唐詩三百首的範圍。

片刻回到船上，大家把上岸所遇見的情形，講給林之洋聽。並互相談論，藉以消遣寂寞的黃昏。唐敖道：「做詩人國裏的人，到也有趣。只要把一部唐詩三百首讀熟了，說起話來，便隨處可以套用。」江村道：「這卻不然。譬如有要說的話，而唐詩三百首中卻沒有老調可套，那就只好不說了。如此，說話太不自由了。」唐敖道：「不要緊！不要緊！笑而不答心自閒，豈不是解決這個困難問題的方法麼。」這句話，說得江村大笑起來。

他們談話之間，已到黃昏以後；江村偶然擡頭，看了看晚景，隨口吟道：「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唐敖道：「江村先生，你弄錯了。這裏不是江，卻是海。」江村笑道：「套老調，就是這種困難。我想他們詩人國裏的人，說話真不容易啊！」

他們談談說說，過了一夜，明天，又開船向別去。

(本篇完，全書未完。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期分解。)

## 文人小故事

(編者)

起稿於窗上與投置溷中

江總爲文。次至吟詠。得意。則起稿於窗上。不堪示。則投置溷中。久而文遂工矣。

沈休文多病

沈休文多病。六月猶綿帽。溫爐。食糞椒飯。不爾。則委頓。

焚杜甫詩和膏蜜而飲

張籍取杜甫詩一帙。焚取灰燼。副以膏蜜。頻飲之。日。令吾肝腸從此改易。

商務

印書館

發行



# 禮券

分

二角  
五角

一元  
二元  
四元

五種

最適於教育界餽贈之用

本館發行五彩泥金精印禮券、歷有年所、凡本館圖書雜誌儀器文具屏聯榜幅牋紙之屬、均可憑券兌取、以之投贈親友、於往來酬答之中、寓提倡教育之意、學校用為獎品、尤極相宜、

商 務 印 書 館 精 印

# 屏 聯 榜 幅

點 綴 必 備 送 禮 佳 品

## 八 大 特 色

- 一 名人字畫選擇鄭重絕無贗鼎亂真
- 二 選用上等宣頁金箋色澤古雅歷久愈佳
- 三 印刷精良與真蹟絲毫不爽
- 四 設色俱聘名手生香活色妍雅絕倫
- 五 鈎金用上等赤金圖章用上等印泥經久不變
- 六 裝潢古雅堂幅軸頭用真紅木
- 七 種類各色俱全尺寸大小悉備
- 八 行銷既廣定價特別低廉

另 印 價 單 承 索 即 寄



## 中國小說研究（七）

胡懷琛

### 第三章 中國小說形式上之分類及研究

#### （一） 記載體

我們前面所說的，都是關於實質上的分類，如今再說形式上的分類。尋常有兩個不十分真確的見解，現在先辨明如下：

（一）有一種人說：中國的小說，在形式上分爲文言，白話，彈詞，傳奇四種。文言的小說，如柳齋，就是一個代表。此外晉，唐人的小說，都叫文言小說。白話小說，如三國演義，就是一個代表。此外如紅樓

夢等，都叫白話小說。彈詞，如筆生花，就是一個代表。此外天雨花等，都叫彈詞。傳奇，如桃花扇，就是一個代表。此外如長生殿等，都叫傳奇小說。這一說不十分準確，因為三國演義和紅樓夢，雖然都是白話，他們的體例卻不同。一個是演義，一個是描寫。（這個分別，詳見下面。）而彈詞、傳奇兩個名詞，又不能包括一切詩歌體的小說。所以此說不算準確。

(二)再有一種人，簡直說：在白話小說以前，中國沒有小說，而把傳奇放入戲曲的範圍裏去。如此，小說的範圍很小了。我以為把傳奇放在戲曲裏去，是不錯的；但他和小說的關係也很深，我們不能把他們的關係也丟了不講。至於說在白話小說以前，中國沒有小說，那麼晉、唐人的許多作品，算是甚麼？所以此說也不算準確。

我以為文言白話等名詞，很不適用。現在把他重定了四個名目！叫做記載體、演義體、描寫體、詩歌體。用這四個名詞來包括中國一切的小說，比較的可無遺漏。四個名詞，也有比較更清楚的界限，而不至於相混。

我們第一就要說記載體了。記載體，是用作者的口氣，記述一件事情。不必限定是文言，就是白

話，也可以做記載體。譬如前面野史，異人傳，等節裏所引的各例，都是記載體。他們固然是文言，如把他譯成白話，仍舊是記載體。又如前面民間傳一節裏所引的各例，已經有許多條是白話了，而他們還是記載體。

記載體，簡單的定義，就是：「用作者的口氣，記述一件事情。」究竟他和演義體，描寫體，有甚麼分別？須得比較起來，才可說得明白；單獨的說，說不明白。所以這裏不多說，待參看了下面演義體，和描寫體，就可明白了。

## (二) 演義體

我們要說明演義體是甚麼，我們要把「演義」二字的歷史說一說：這一類的小說，起於宋時。據七修類稿說：「天聖嘉佑之間，國家閒暇，朝臣日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他是起源於宮廷，漸漸流傳到民間。在當時不稱演義，而稱說話，稱講史，稱平話，稱演史。後來又稱說書。大概稱演義自三國演義起。

當時的說話，是重在口上說的，而不重在紙上寫的。專門執此業的人，名「說話人」。他們雖重

在口上說，卻也有一種底本，名爲「話本」，好像戲曲的脚本。不過單有了脚本，而沒有扮演的人，不成爲戲；單有了「話本」，而沒有說話的人，也不成爲「說話」。現在我們所看見的宋人的白話小說，大概可說是當時候「說話人」所用的「話本」。

說話和講史，演史的名稱，如今已沒有了。平話的名稱，到現在還有。不過變作「評話」罷了。說書的名稱，依然存在。說書的人，也是一種專門的職業，到蘇、杭各地的茶館裏，和上海城內的茶館裏，還可以看見說書的先生們，在那裏說書。他們重要的「話本」，就是三國、水滸，及後出的岳傳、玉蟾、珍珠塔、三笑等等。在三國演義以前，宋人的話本，到如今還存在的，只有四種：一，新編五代史平話。二，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大宋宣和遺事。四，京本通俗小說。這四種，以前本不易見，最近商務已有加了新標點的本子，而宣和遺事他家也有加新標點的本子，都很容易看見了。（詳見第四章）

這一類的小說，人人所知道的，就是三國演義和水滸。自三國演義而後，就於說話、講史、演史、平話、說書而外，添了個演義的名目。「演義」二字怎樣解釋？我以爲「演」就是「演說」之「演」，「義」就是「講義」之「義」。同是一件事，在演說家口裏說出來，總要添些花色；同是一章書在

教員口裏講出來，總比原文格外明白些，說不定也要加些節外生枝的說。所以，同是一篇演說稿，因演說家的口才不同，而分別出優劣來；同是一章書，因教員的教授法不同，而分出高低來；同是一冊「話本」，因說書人的本事不同，而分出此長彼短來。總之演義，是重在口上說的，而不重在紙上寫的，是很明白的了。

因為是重在口上說的，不是重在紙上寫的，所以每說一件事，前面必有

話說，且說，卻說等字。例如宣和遺事云：

且說唐堯虞舜，乃劈初頭一個皇帝。

又如京本通俗小說云：

話說大宋高宗紹興年間……三國演義云：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又云：

且說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又云：

却說陳宮正欲下手殺曹操……

而每一回書說完了，必定要說：

畢竟……且聽下回分解。如三國演義云：

畢竟董卓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又如水滸云：

畢竟史進與三個頭領，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開頭說「說」，結尾說「聽」，這都是演義體裏特別用的字。

而每回的開場，往往先唱一首詩，或一首詞。每回的結尾，又用一首詩，或兩句詩，作結。全書的起結處，又各有一首較長的詩，包括全局，或敘述說書人說書的本意。這也是演義中特別的體例。如宣和遺事全書開場的詩，就是：

暫時罷鼓膝間琴，閒把遺編閱古今。常歎賢君務勤儉；深悲庸主事荒淫。致平端自親賢哲；稔亂無非近佞臣。說破興亡多少事，高山流水有知音。

他結尾的詩，是：

炎紹諸賢慮未精，今追遺恨尚難平。區區王謝營南渡；草草江淮議北征。往日中丞甘結好；暮

年都督始知兵。可憐白髮宗留守，力請鑾輿幸舊京。

三國演義全書的開場，是一首詞：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他的結尾，是一首長詩，這裏不多錄了。

三國水滸，每回的開場，雖然沒有詩，然如清人的二十四史通俗演義，就是每回開場，皆有一首詩，或一首詞。

至於每回結尾，普通是兩句詩。如三國演義云：

……卓怒曰：「天下事在我，我今爲之，誰敢不從。汝視我之劍不利否？」袁紹亦拔劍曰：「吾劍未嘗不利。」兩個在筵上對敵。正是：

丁原仗義身先喪；袁紹爭紛勢又危。畢竟袁紹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然也有用一首詩的，也有用兩句四六文的，如水滸云：

……天色看看將晚，玉兔東生，約有一更時分。莊上人都睡了。只聽得前門後門，發起喊聲來。看時，四下裏都是火把，團團圍住宋家莊。一片喊聲道：「不要走了宋江！」太公聽了連聲叫苦，不因此起有分教：

大江岸上，聚集好漢英雄；鬧市叢中，來顯忠肝義膽。

畢竟宋公明在莊上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在說話的中間，也有用詩詞的。或由自己編造，或借用古人成句。或全首，或兩句，很不一律。因爲中間有詩，有詞，有白話，所以又稱爲「詩話」「詞話」。如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就是拿「詩話」「詞話」標名。其他以「詞話」標名的，據也是園書目，有宋人詞話十六種。而宣和遺事居其一。此種詩話，詞話，與談詩，論詞之書不同。實因他有詩，有話的，就題爲詩話；而有詞，有話的，就題爲詞話。（也是園書目，雖列宣和遺事於十六種詞話之中，惟宣和遺事並不以詞話標名。其中雖有詞，而詩多，詞少。京本通俗小說中，詩詞很多；然既不標爲詩話，又不標爲詞話，而標爲小說。大概標名不一，而體例則同。）

說話的中間，描寫一個人的容貌或品格等等，也夾用駢文。例如京本通俗小說志誠張主管一

篇，描寫張員外的小夫人一段云：

……這小夫人著乾紅鞞金大袖團花霞帔，銷金蓋頭。生得：

新月籠眉，春桃拂臉。意態幽花麗殊，肌膚嫩玉生光。說不盡萬種妖嬈，畫不出千般豔冶。何須楚岫雲飛過，便是蓬萊殿裏人。

張員外從下至上看過，暗暗地喝采……

他們開場結尾，爲甚麼要用詩詞中間爲甚麼要夾詩詞無非是說的時候，帶着唱句，以幫助說者的神氣，而引起聽者的興味。

今再錄京本通俗小說觀音的開場一段如下：以見當時「說話」的注重詩詞，卽以代表「說話」格式的一班。（這一篇開場引的詩詞格外多。）

山色晴嵐景物佳。煖烘回雁起平沙。東郊漸覺花供眼；南陌依稀草吐芽。堤上柳，未藏鴉。尋芳趁步到山家。隴頭幾樹紅梅落；紅杏枝頭未着花。

這首鷓鴣天，說孟春景緻，原來又不如仲春詞做得好。

每日青樓醉夢中，不知城外又春濃。杏花初落疎疎雨；楊柳輕搖淡淡風。浮畫舫；躍青驄。小橋門外綠陰籠。行人不入神仙地，人在珠簾第幾重。

這首詞說仲春景緻，原來又不如黃夫人做著季春詞又好。

先是春光似酒濃，時聽燕語透簾櫳。小橋楊柳飄香絮；山寺緋桃散落紅。鶯漸老；蝶西東。春歸難覓恨無窮。侵階草色迷朝雨；滿地梨花逐曉風。

這三首詞，都不如王荊公看見花瓣兒片片風吹下地來，「原來這春歸去，是東風斷送的。」有詩道：

春日春風有時好；春日春風有時惡。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

蘇東坡道：「不是東風斷送春歸去，是春雨斷送春歸去。」有詩道：

雨前初見花間蕊；雨後全無葉底花。蜂蝶紛紛過牆去，却疑春色在鄰家。

秦少游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是柳絮飄將春色去。」有詩道：

三月柳花花輕復散，飄颻澹蕩送春歸。此花本是無情物，一向東飛不向西。

邵堯夫道：「也不干柳絮事，是蝴蝶採將春色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二月，蝴蝶飛來忙切切。採將春色向天涯，行人路上添悽切。

曾兩府道：「也不干蝴蝶事，是黃鸝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花開正時豔正濃，春宵何事老芳叢？黃鸝啼得春歸去，無限園林轉首空。

朱希真道：「也不干黃鸝事，是杜鵑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杜鵑叫得春歸去，物邊啼血尙猶存。庭院日長空悄悄，教人生怕到黃昏。

蘇小妹道：「都不干這幾件事，是燕子啣將春色去。」有蝶戀花詞爲證：

妾本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按應作「花落花開」，今仍原文，以存本來面目。）不管流年度。燕子啣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歌罷綵雲無覓處，夢回明月生南浦。

王岩叟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蝴蝶事，也不干黃鸝事，也不干杜鵑事，也不干燕子事，是九十日春光已過春歸去。」曾有詩道：

怨風怨雨兩俱非，風雨不來春亦歸。腮邊紅褪青梅小；口角黃消乳燕飛。蜀魄健帶花影去；吳蠶強食柘桑稀。直惱春歸無覓處，江湖辜負一簑衣。

說話的因甚說這春歸詞？紹興年間，行在有個關西延州延安府人，本身是三鎮節度使，咸安郡王。當時怕春歸去，將帶著許多鈞眷遊春。至晚回家，來到錢塘門裏，草橋前面……

這一段故事，是從咸安郡王帶家眷遊春說起。他在說遊春以前，却先搬出許多遊春的詩詞來，做個引子；可以想見「說話人」的注意詩詞，無非是要借他來點綴點綴，免去單用白話的枯燥，以幫助說者的神氣，而引起聽者的興味。

演義的結構，普通是全書分若干回，每回互相聯絡，全書一氣貫通，如三國水滸就是。每回有回目，回目或爲七字的聯語，或爲八字的聯語。然也有每回自敘一件事，各回不相聯絡的，就是聚若干短篇而成一部全書。如京本通俗小說，及後來的今古奇觀就是。京本通俗小說，隨便取三五個字爲目，絕像現在人的短篇小說標題法。如「轆玉觀音」，「拗相公」，今古奇觀，是用七字或八字的單句爲目。如「賣油郎獨占花魁」，金玉奴棍打薄情郎。」

這兩種的結構，在我們現在所能見的宋人小說中，第一種，以宣和遺事、五代史平話爲代表，後來三國、水滸，就出於此。第二種，以京本通俗小說爲代表，後來的今古奇觀，就出於此。不過前一種比較普通的，後一種，今古奇觀而外，就少有了。

前面已經說過：現在所能看見的宋人的話本，只有四種：一，新編五代史平話；二，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大宋宣和遺事；四，京本通俗小說。這四種，雖是宋人話本中的一鱗一爪，然却能算後來各種演義的始祖。宣和遺事，說起宋江上梁山泊事，就是水滸的出發點。有了五代史平話，後來人就跟他作三國演義。再後有列國演義、隋唐演義、二十四史通俗演義，最近有清史演義。跟了京本通俗小說的體裁而做的，有今古奇觀。照此看來，這四部小說，恰可當後來各種演義的始祖了。

說話人（今稱說書人）在當時不但有專門的人材，而且結了團體。據周密武林舊事，當時雜劇有緋綠社，小說有雄辯社。（至今蘇州說學書人，還有光裕社、潤裕社的名目。）可想見他們對於技藝的認真。宋元以來，繼續不絕，如明末清初的柳敬亭，便是一個說書的名家。

柳敬亭的事，見於吳梅村的柳敬亭傳，及楚兩生歌（楚兩生，一蘇峴生，二柳敬亭）及桃花扇傳

奇。桃花扇第一齣聽稗，就是敍侯方域訪柳敬亭時聽敬亭說書。敍他說書的時候，還有時敲著鼓板，有時拍着醒木，和現在的說書人一樣。但他所說的：既不是三國，水滸，也不是今古奇觀之類。乃是將一章論語，譯成白話夾韻文，演說出來。這或者是柳敬亭自出心裁，或是着桃花扇的孔雲亭的創格，皆不可考。總之小說中的話，雖不可信；然雲亭爲清初人，他敍到鼓板，醒木，那麼，清初人說書用鼓板和醒木，總是事實。

我再有一種推想：以爲水滸的作者施耐庵，（一般人認爲是水滸的作者）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一般人認爲是三國演義的作者）或者就是當時的說書人。或單是說書人，或是說書人兼作書人，似乎不是純然的文人。以前的人，對於這種說書人，很不注意；所以施耐庵和羅貫中的事跡，都無可考。倘然是純然的文人，他既能做這樣的小說，就能做其他的文學作品；當有他項作品流傳，不至於事跡無可考了。這一說未經他人道過。但是我也沒有確證，不過算是一個疑問罷了。

（未完）

# 換巢鸞鳳記卷下(續)

天游

## 第二十三回 現色相苦志報前恩 許婚姻深情絕舊好

次日蟬妮用電話問馬克士道：「范先生！今夜你肯領我上京城俱樂部去不肯？」馬克士用很驚愕的聲音回答道：「可以。只是你爲什麼要上那邊去起來？這種地方，向來你是不愛去的，不屑去的。究竟什麼緣故呢？」蟬妮坦然道：「我並沒有別的緣由。不過聽見人講得好，近來悶得慌，想去散一散心而已。」蟬妮這句話，完全是謊話。並不是悶，只因他那軀殼中的快樂希望兩項，都斷絕了。青年的本能，也喪掉了。所以要去。馬克士頓了一頓，笑道：「哦！我知道你要去的緣由了。」蟬妮那時變

成一種機械。聽了並不驚慌。馬克士接着道：「不過我拿不穩他究竟今夜去不去。」說這句話的聲音，很帶些調侃語氣。蟬妮答道：「你說的是些什麼？我很不明白。」蟬妮在俠士橋衣肆中，買了些材料，親自動手，做一套玄色衣裙。價錢並不貴，材料卻是上等的。他的縫紉手段，雖不十分精，卻有美術上的天才。做好之後，自己看去，還可用得。更衣時節，很費了一些修飾。金黃色的雲髮，刷得很熨貼。裝扮好了，在鏡中自己端詳一回，覺得自己天然的溫柔態度，一齊都掃除了，換上一種華貴神色。這是心理發生了變化，所以把態度都改變了。他同馬克士並沒有在京城俱樂部晚膳。在一家飯莊上用的。用膳之時，馬克士探問道：「你是不是因為王儲常去，所以要跑去看看？」蟬妮道：「這個也不盡然。」馬克士道：「我看一定是的。你想見一見屈葛茜。我希望今夜他兩個人都去。外邊都說，屈葛茜天天有人送一串珍珠頸鍊給他呢。怪得很，近來好久沒有得到沙格史伯爵的消息。不知他躲到那裏去了？竟一些蹤跡沒有。他本是個破落戶。一些恆產都沒有。在這次很賺到一筆鉅款。大概下半世够他揮霍的了。」他在那裏講，蟬妮的心，只記望着目前的使命，差不多一個字沒有聽見。京城俱樂部蟬妮是第一次涉足。原來是個很平常的地方。四圍鑲着橡木線板，灰泥頂篷，跳舞場並不大，場

外排着兩排桌椅。馬克士同蟬妮在場角一張桌上坐下，啜着咖啡，舉目向四周看去。爲時尚早，不過幾個座客。馬克士見有熟識的人，都一點頭招呼。他們也有走來閒談的。馬克士把一位覺里丹伯史德姓菲雷杜里克貴族，介紹給蟬妮。覺里丹伯史德是個中年很坦白的人，一望而知是一個常在鄉下住的人。他邀蟬妮同他跳舞。蟬妮雖是沒有跳舞過，卻有跳舞的天才。他的本領，卻非常之好。蟬妮因爲負着使命，雖然新遭弟喪，外貌上裝得很快樂。本來挂孝的人，若是上流社會中人，都不肯向熱鬧場中酬應。蟬妮爲事勢所迫，不得不然。同貴族跳了幾次。休息時候，都回來坐在馬克士對面。到十二點鐘，場中的人，擠滿了。蟬妮跳舞時候，忽然有兩個人從他身畔擦過去。那個女子穿一條白綢布的裙子，髮上罩着鮮綠色的頭巾，搽着厚厚一臉粉，獅鼻闊嘴，項上挂着一串絕大珠鍊，正是屈葛茜。那個男子正是王儲。手中還挽六枚紅色藍色的輕汽球。蟬妮見了，驀地一驚。幾乎把呼吸都停住了。看着倪古壘英武的態度，奕奕有神的目光，輕捷的步武，心中一酸，差不多要挂下淚來。趕緊忍住。回去休息時候。倪古壘同另外一個女子，在桌前經過。看見蟬妮，行了個禮，微微一笑。蟬妮看見他雖是笑着，卻有些不快。正在那裏打算主意，同他談天。剛好他又走回來，要蟬妮同他跳舞。馬克士目光

注意在跳舞場上，彷彿沒有瞧見似的。那時貴族也不在桌上。蟬妮趁勢站起來，倪古壘輕舒猿臂，勾住纖腰，跳舞起來。佈着蟬妮耳朵，輕輕的道：『我有話要同你講，那邊有一間屋子，你隨我來。』兩個人走到一間最後的小房子前進去。這間房子，在白天是預備客人打牌的。進去之後，把門掩上。倪古壘問道：『蟬妮！你到此地來幹什麼的？』蟬妮微笑道：『你呢？你不是來散心尋歡樂的嗎？』倪古壘勃然道：『這卻你猜錯了。我不是爲尋樂，專爲消磨光陰而來。』蟬妮道：『你的正事很多，爲什麼忽然消極起來。』倪古壘道：『正事雖有，我却不願去做。你却怎樣了呢？爲什麼這般樣子？難道不愛我了嗎？那種待我，不覺得抱歉嗎？』說着，又仔細端詳了一回。叫道：『蟬妮！你今夜裝扮得真可愛。』蟬妮攔住道：『我們講過不再談這件事，請殿下不必再說。殿下不是指日就要成婚了嗎？』倪古壘道：『我是立誓不娶史天芬的了。除了你，別個女子，都不在我目中。蟬妮！你要知道，若是不能同你結婚，願意終身不娶。』說着，舉步近前。蟬妮用極冷酷的聲音止住道：『不可。你千萬不可作此妄想。你大概還不知道我是已經許了人家了。』倪古壘澄澄地望着蟬妮道：『我不信。這是沒有的事。』蟬妮深恐露出破綻來，硬着心腸辯道：『我並不哄你。我同今夜同來的范馬克士先生，確已訂婚了。』

# 皮 膚 溫 熱 纏 綿 十 載

如 意 膏 治 愈 上 海 名 醫 之 夫 人

上海廈門路貽德里一百二十七號門牌名醫王厚甫先生來函云敝眷年近六旬素本血虛肝火固旺化火生風生濕由上身而注於下兩腿部肌膚紅赤起塊如癬痛痒異常已延十載疊經中西兩治竟難獲效客秋



潤澤夜能安寐敝眷多年痼疾一日治愈真良膏也凡初起瘡疥癬癩等症無不尤為奇驗幸勿交臂失之專此鳴謝

章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友人送來貴藥局如意膏上立見痛止癬塊日消肌膚

用 如 意 膏

治 愈 皮 膚 各 症

一 經 搽 擦 功 效 甚 速



如意膏係章廉士醫生藥局近來最新出家用靈藥如尊處無從購賣祈即郵寄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章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盒可也郵力在內

此 係 三 角 式 聽 內 盛 如 意 膏 者

請 聲 明 由 小 說 世 界 介 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 遷改地址

謹啓者前於 月 日在

( ) 如在上海總館定括弧中填上海總館如  
在某處分館或分銷處定即填某處某店

定購小說世界一份執有

字第 號定單原寄

省 縣

收現因地址遷移

請即改寄 省 縣

收爲荷此請

商務印書館 鑒

謹啓 年 月 日

啓者敝公司出版雜誌多至十數種每種定戶逾萬寄發均有專員負責辦理惟內部既係分工手續因之繁複如來函查詢二種以上之雜誌勢須輾轉交查辦理苦難迅速時勞

企盼歉悵良深

諸君以後如有改寄地址或查詢雜誌未到等事務即祈填用附列二種格式剪下貼入明信片上寄交敝館並乞每種雜誌各自填寄一張幸勿合用俾得分別交查免致延緩手續較便受賜良多諒荷同情幸予贊助不勝企禱之至  
公鑒 卽請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 查詢雜誌

謹啓者前於 月 日在

( ) 如在上海總館定括弧中填上海總館如  
在某處分館或分銷處定即填某處某店

定購小說世界一份執有

字第 號定單寄

省 縣

收茲查第 卷

號尙未收到祈即

查覆爲荷此請

商務印書館 鑒

謹啓 年 月 日

#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投 稿 簡 章

## 不 許 轉 載

中華民國六年三月二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 寄 塵

發行者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小 說 世 界 社

印刷所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寄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 及 大 商 務 印 書 館 坊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二 投寄之稿須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註明

三 將原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敘明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署名之稿在五千元以下者用則函覆不用稿不退還惟長篇在五千元以上者如不登載得因登先聲明並附郵資還原稿

五 選錄之稿酌致薄酬如下

(甲) 現金 (乙) 書券 (丙) 本雜誌

六 酬報之類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一并聲明

七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社所有

八 有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輯所轉小觀世界社收

## 廣 告 價 目 表

## 定 價 表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面詢即行奉復	普通 正正 文文 後中 四十八元 十六元 十元	上 正正 文文 前中 四十八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優 封函之內面及對面正反面之內面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特 之底 外封 面 六十元	等 地 位 全 面 九 牛 面 四分之 一	定價			零售 冊每 大洋 陸分 郵費 國內一 國外四 分	每週一冊 全年五十冊
						全 年 五 十 三 元 四 元 六 角	半 年 二 十 五 元 一 元 五 角 二 元 三 角	時 期 一 冊 數 國 內 一 國 外		

注意 定閱諸君如有遷移來信屬改地址或因其他詢問之事務必將定單號數定戶姓名在何處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定辦實錄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製精館書印務商

一 已出三百餘種

各式賀年卡片

本年新出左列各種

- |                |                |                |                |                 |                              |
|----------------|----------------|----------------|----------------|-----------------|------------------------------|
| [光]            | [夜]            | [稱]            | [珠]            | [闕]             | [巨]                          |
| 彩色<br>石印       | 彩色<br>套印       | 彩色<br>凹凸       | 單色<br>金字       | 單色<br>金字        | 套色<br>凹凸                     |
| 時裝<br>美女       | 恭賀新禧<br>賀年片    | 國旗單頁<br>賀年片    | 博古單頁<br>賀年片    | 人物單頁<br>賀年片     | 西式單頁<br>賀年片                  |
| 單頁賀年片          | ……             | ……             | ……             | ……              | ……                           |
| 每組六張<br>每張定價四分 | 每組六張<br>每張定價四分 | 每組六張<br>每張定價四分 | 每組八張<br>每張定價二分 | 每組十二張<br>每張定價二分 | 分A B C D E F 六種<br>不印字每張定價四分 |